

苏智良 著

日军性奴隶

——中国“慰安妇”真相



人民出版社

日军性奴隶

——中国“慰安妇”真相

苏智良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苏智良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

ISBN 7-01-003159-2

I. 日…

II. 苏…

III. 日本-侵华-历史-1937~1945-史料

IV. 265.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2641 号

日 军 性 奴 隶

——中国“慰安妇”真相

RIJUN XING NULI

苏 智 良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30 千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01-003159-2/K·628 定价:12.00 元

自序

慰安妇——军队性奴隶，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推行的这一现代性奴隶制度，是20世纪人类的灾难和耻辱。

这本小书是从大量的史料中挑选出来的一些要目，并配以图片相互印证，以求读者诸君在读了本书后，对慰安妇这个既旧又新的问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进而对即将逝去的20世纪的一段苦难历史有一个回顾。

慰安妇这血淋淋的历史已经过去60年了，当年青春少女的原日军慰安妇，现在都已白发苍苍，风华不再。随着这段历史的远去，随着20世纪的结束，今日年轻的一代，对于慰安妇、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等，越来越感到陌生、隔离和朦胧了。正生活在幸福的和平岁月里的人们，他们忙碌于事业、家庭、赚钱、炒股票和享乐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提到过去的战争，更不可能去提到慰安妇。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苦难，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中、青年们很难去历史地理解慰安妇问题。当然，人们更不愿意放下到处都是的快乐，去体味60年前带着血腥味的慰安妇的惨绝人寰的苦难。甚至有些年轻人会想到：60年前的战争，与我们会有什么关系吗？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关注一件不会再发生的事呢？

献给读者诸君的这一本小书，正是希望用慰安妇这一我们民族近代史上苦难的一页，来唤醒当代中国人的痛苦记忆。除了咀嚼和体味之外，我们更应思考：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一败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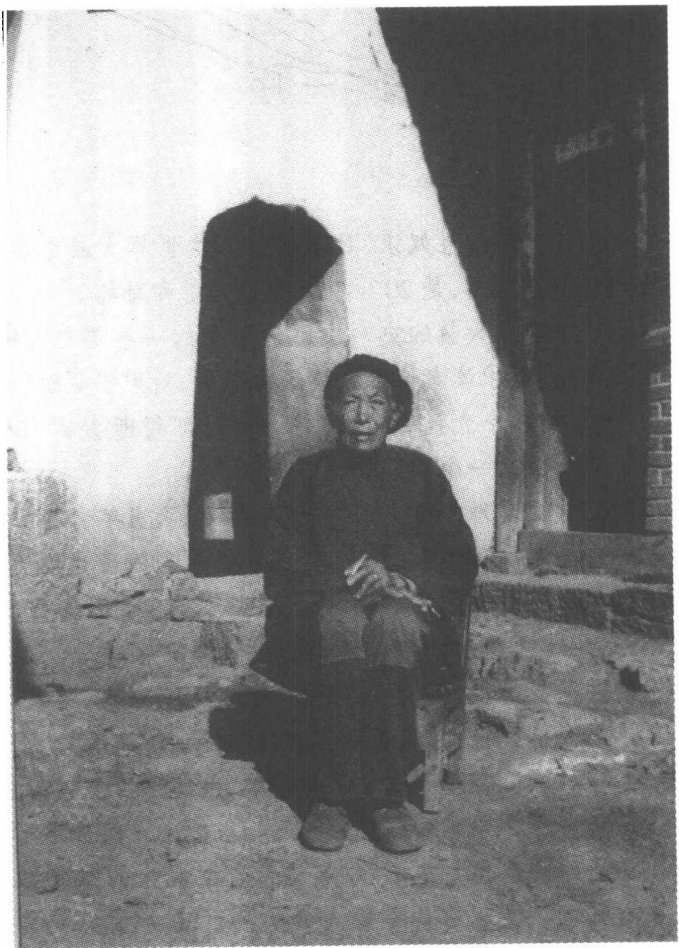


图1 李连春老人家居云南龙陵。1942年8月日军入侵滇西,18岁的李连春被日军逮捕,投入慰安所,沦为性奴隶。这一事件改变了她的一生,至今她仍过着贫困的生活。(高宏张摄影)

败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在日占区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会媚敌、卖国？如果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人不能作出理性的思考并求得答案的话，过去的历史未必不会重演。

就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东瀛又传来一连串的丑闻和右翼的张狂表演。2000 年 1 月 14 日，日本静冈县立大学的全体留学生严正交涉，要求校方彻底调查该校国际关系系的教授大义正美，竟然因中国留学生对他美化日本侵略中国意见表示异议而进行迫害。1 月 21 日，日本高等法院驳回东史郎的上诉，仍认定东史郎犯有“损害他人名誉罪”，公开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右翼分子开脱罪责。同一天，在荷兰举行“人性与爱”全球巡回画展的旅美画家李自健被告知，由于日本人的强烈反对，其代表作《南京大屠杀》不得被撤展。1 月 23 日，日本右翼公然在大阪



图 2 这是从侵占河南的日军士兵身上搜出的照片，左为戴着海军士官帽的日本慰安妇，右为热带地区的日军慰安妇。



图3 由于遭到日军官兵的长期蹂躏,朝鲜族老人李风云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现在她已即将走到人生的终点,她最后的愿望是日本政府必须认罪,必须赔偿。(高惠贞摄影)

国际和平中心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集会,竟无耻地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所谓的“自虐史观”正在向日本的民间渗透;表明关于战争的责任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在日本,近年来不断膨胀的右翼势力,一心要掩盖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侵略罪行,摆脱日本战后的各种制约,重温“大日本帝国”的迷梦。对于右翼分子的这些日益猖獗的举动,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目 录

1	自序
1	慰安妇就是日军的性奴隶
6	慰安妇团来到上海
12	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制度
15	上海杨家宅娱乐所
24	日军全面实施慰安妇制度
33	日军为什么要建立慰安妇制度
47	慰安所的类型和分布
55	日军对慰安所的管理
65	避孕套和“星秘膏”
72	中国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78	日军是怎样强征中国慰安妇的

97	军事性奴隶的结局
102	惨绝人寰的苦难——万爱花的控诉
107	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袁竹林的自述
114	烽火下的母女悲歌——台湾阿妈的回忆
119	幸存者战后的生活实况
127	对日本右翼在慰安妇问题上谬论的批判
139	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立场
142	日本国家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法律责任
152	联合国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报告
161	各国慰安妇幸存者对日本政府提起的诉讼
166	中国慰安妇幸存者控诉日本政府
177	后记

慰安妇就是日军的性奴隶

“慰安妇”一词,在中国几乎已家喻户晓了。不过它本来不是汉语名词,而是日语中特有的名词,其发音为 *Ianfu*。日本最权威的日语辞典《广辞苑》第2版解释说:“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官兵的女人。”〔1〕该辞典的第3版释文更加简单:慰安妇是“慰安战地官兵的女性”。〔2〕

对此,人们必然要问,“慰问”、“慰安”的内容是什么?慰安妇的性质是什么?这些女性“随军”并向军人提供“慰安”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显然,《广辞苑》回避了这些实质性的问题,模糊了“慰安妇”一词的真正含义,它的释文根本无法让人们了解慰安妇的性质,无法理解日军与慰安妇的关系,无法知道慰安妇被强迫受到来自日军的残酷无比的性虐待。

笔者给慰安妇作一个定义: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在日语中,慰安妇常常被称为“从军慰安妇”,或者“随军慰安妇”,尤其是1973年千田夏光著的《从军慰安妇》一书出版后,该词被广泛使用。这里,“从军”和“随军”的说法,容易使人误解

〔1〕《广辞苑》,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62页。

〔2〕《广辞苑》,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96页。



图4 被日军强征到中国的朝鲜慰安妇正在渡过黄河。这张照片于1964年被《每日新闻》社记者千田夏光发现,经他的不懈调查,写成《从军慰安妇》等书,由此揭开日军慰安妇制度罪恶的帷幕。

为“慰安妇”似乎与“从军记者”、“从军护士”等一样,是自愿随军到战地去服务的成员,因此,“从军慰安妇”等概念,并不能反映慰安妇与军队的密切关系和军队性奴隶的实质。

同样,“慰安妇”一词也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慰安妇的实质是日军的性奴隶,而“慰安妇”一词是作为加害者一方的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军官兵所采用的语言,正因为如此,至今亚洲各国的很多受害者,仍坚决反对使用这一名词。

“慰安妇”一词还常被一些不知内情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翻译为“军妓”,英文为 The Comfort Women。严格而言,慰安妇与军

妓是有根本性区别的,这一区别甚至是不容混淆的。在世界军队史发展上,有不少国家实行过军妓制度。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参战国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也曾实行过军妓制度。应征入伍的女性,大都是为贫困和生活所迫而做了无奈的选择,或者是妓女应召成为军妓。但是,这与日军在亚洲国家强征妇女充当性奴隶的“慰安妇”是两回事。

日本军国主义强迫中国大陆、台湾,朝鲜、东南亚各地和少数白人妇女充当军队的慰安妇,这与自愿成为军妓显然有本质



图5 在广东佛山的日本慰安妇,身穿着水兵的服装。

的不同,前者是在日军的刺刀下被强行逼迫的结果,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强征或骗征的,而后者则主要是出于一种经济利益考虑的自愿行为。日军在它的殖民地和占领地掳掠妇女充当慰安妇显然是属于前者,甚至,就是被征发到前线去的日本妇女中,相当部分也是带有强迫性质,或者是最初自愿,但到前线受到非人遭遇后想摆脱而无法摆脱〔1〕。从整体上看,慰安妇是奴隶意义上的军妓。

对于那些原来被日军强迫掳掠的妇女而言,她们根本不是自愿来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而是每日遭到十次或几十次强奸的日军的性奴隶。日军将慰安妇集中起来、供官兵泄欲的“合法”的强奸所称作“慰安所”。这种“慰安所”的婉称的确令人憎恶,令人作呕。日军慰安妇制度就是日本军部将日本兵战场性暴力合法化、组织化和永久化,其实质是日本国家及其军队有组织的性暴力问题。所以,慰安妇最准确的解释就是日军的性奴隶。但是,以性奴隶来代指慰安妇则显得过于宽泛,因此,笔者认为,在中文中直接使用“慰安妇”一词,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将侵略战争持续下去,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官兵的性奴隶并在军队中普遍地、有计划地配备性奴隶,这一制度便是慰安妇制度。这一制度具有浓烈的军事性质,它始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终于

〔1〕 台湾也有类似情况,《台湾慰安妇报告》指出:“台湾的女性是在何种状况下成为慰安妇的呢?我们必须承认一点,确实有台湾的女性是在被告知且自愿的情况下成为慰安妇,但是并无法抹杀大多数的女性是在欺骗、被迫的情形下流落异乡成为慰安妇。”(妇女救援基金会主编:《台湾慰安妇报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5页。)

这一战争的结束；它是日本战时军事性奴隶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日本政府战争犯罪的罪证之一。

那么，慰安妇制度是怎样出笼的呢？



图6 一队日军士兵正迫不及待地等候在慰安妇的房间前，身后的墙上贴着《慰安所规定》。

慰安妇团来到上海

慰安妇制度的起点始于 1932 年初的上海。

1932 年初,日本军队为了策应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于 1 月 28 日在上海发动第一次淞沪事变,企图占领上海。但遭到中国守军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日本随即组成上海派遣军增援,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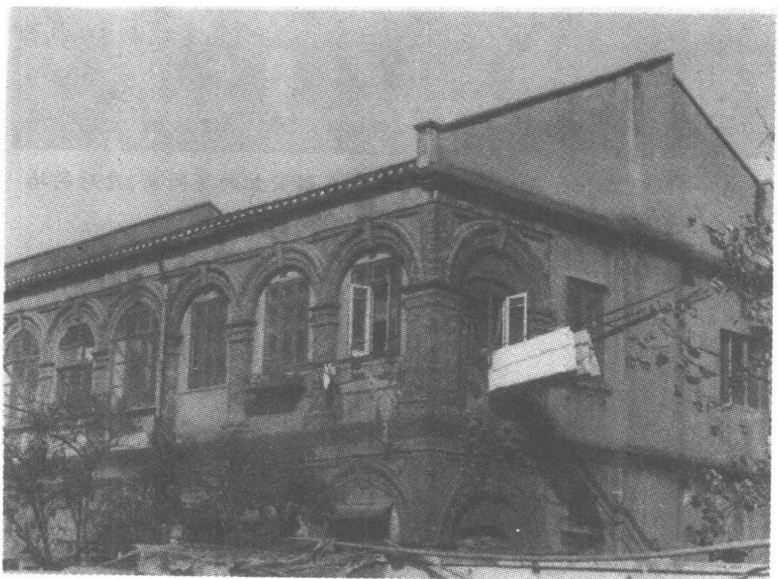


图 7 大一沙龙是 1932 年开设的海军指定慰安所,由日侨近藤夫妇经营,海军军医每周末对慰安妇检查身体。大一沙龙一直经营到战争结束。其址今为上海东宝兴路 125 弄。(作者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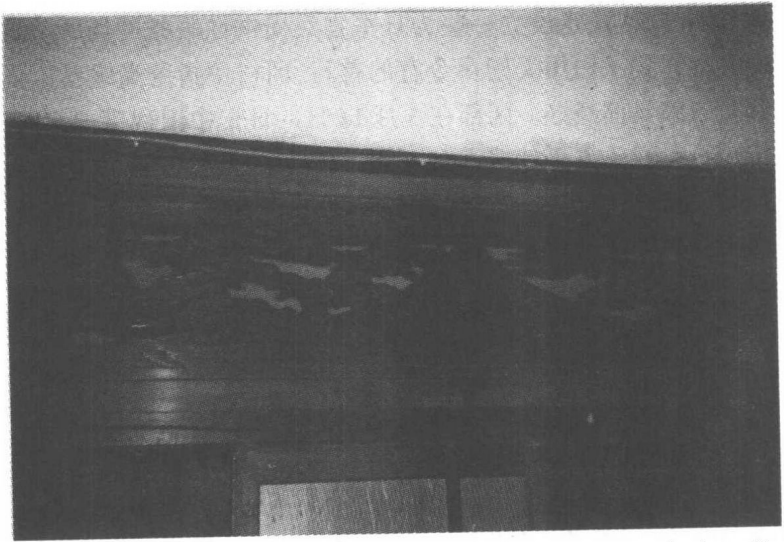


图8 在上海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经营者将房屋做了翻造,以便更适应日军官兵,让他们有回到家乡的感觉,图为至今留存的富士山的木雕。
(作者摄影)

司令官是白川义则大将。2月25日,白川义则在军部为他送别的宴会上,破例恳求军部准许冈村宁次出任派遣军的副参谋长。

冈村宁次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17年担任黎元洪大总统的军事顾问而到中国活动。1923年曾任日本参谋本部驻上海的谍报武官。他作为一个中国通,参与制定了日本侵华的战略计划。以后长期担任制定侵华战略的军事核心成员,直至出任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

1932年3月6日,冈村宁次作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到达上海。时在沪日军已达到了3万人,由于日军士兵的野蛮残暴和军纪松弛,发生了多起强奸上海战地妇女事件,这些暴行引起了中国和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为了防止发生更大规模的强奸事件,防止官兵中性病的蔓延,并由此而影响日军的军纪和战斗

力,冈村宁次决定设立一些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这一计划得到了白川义则司令官的首肯,冈村便指令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具体经办。冈部在3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道:“这时,传来士兵们千方百计搜索女人、道德败坏的各种传闻,对于这种行为,部队平时很难加以防备。因此,为了解决士兵的性问题,就着手积极建立这种设施。此事由永见中佐负责。”〔1〕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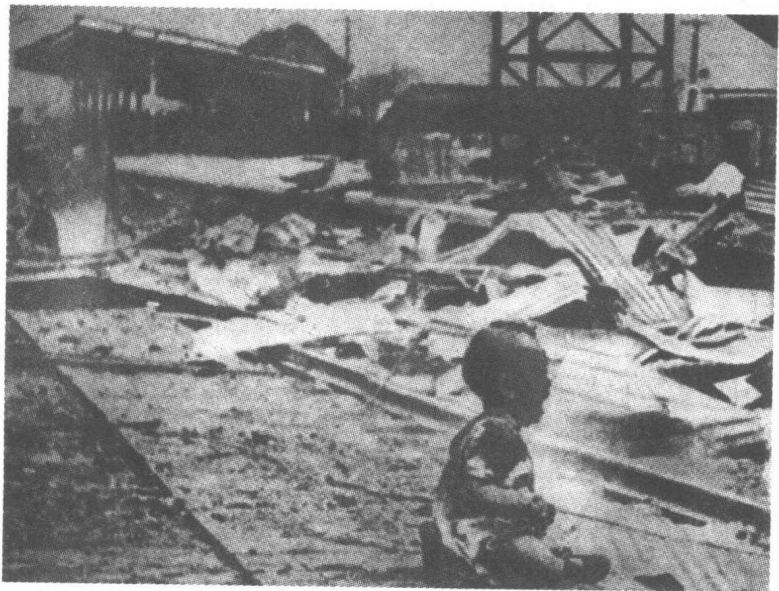


图9 1937年8月28日,日军对难民集中的上海南站进行狂轰滥炸,死伤数百人。一个满身是血的幼儿在惊恐和剧痛中嚎啕大哭。这张照片当时经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传遍全世界。

(录自史咏、尹集钧撰著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美国版)

〔1〕 冈部直三郎:《冈部直三郎大将的日记》,1932年3月14日;芙蓉书房1982年版。